中正漢學研究
2024 年第二期（總第四十四期）
2024 年 12 月　頁 223~262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兩是兩非？朝鮮黨爭脈絡下的君子小人之辨

蔡至哲*

摘　要

朝鮮王朝建立後曾發生多場慘烈的政治鬥爭，被稱之為「士禍」。中宗朝的大儒趙光祖一度受到國王重用，短暫得君行道實現其理想。但由於身陷在「士禍」的歷史陰影中而帶有強烈的被害意識，因此屢屢以宋儒式的「君子小人之辨」，強調君子小人彼此「一分為二」，處於「冰炭」般無法共處的極端對立，以此來攻擊政敵，視所謂的「小人」們為「他者」，向君主要求將之一舉趕出政治權力場域。最終招致「小人」們的反動，使趙光祖等儒者在「己卯士禍」中慘痛犧牲。直至宣祖朝的儒者，也未能脫離士禍的陰影，同樣繼承了極端對立的「君子小人冰炭說」。日後李珥所屬的「士林」派因為內部兩位領袖彼此仇視，分裂成了東、西兩黨，也開始「一分為二」勢如「冰炭」。這是朝鮮政治史上由「士禍」到「黨爭」的變化。李珥為了化解這場黨爭，特別重新詮釋朱熹思想、中國古典史事提出了「兩是兩非」，嘗試破除君子小人之間的「病態二元論」。雖然上述努力並未能成功化解朝鮮黨爭的爆發，但李珥的思想仍有其高度，值得重視。藉由分析上述歷史事件，比起說是朱子學導致了朝鮮黨爭，不如說是極端二元對立的君子小人冰炭說，對傳統東亞政治造成了深遠的不良影響。

關鍵詞：朝鮮黨爭、李珥、兩是兩非、一分為二、病態二元論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博士後研究員；政大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Both Right and Wrong？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emplary and Petty Persons in the Context of Joseon Political Factionalism

Tsai Chih-Che*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oseon Dynasty, numerous brutal political struggles, known as the "literati purges"（士禍）erupted.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Jungjong, the eminent Confucian scholar Jo Gwangjo was once heavily favored by the king, briefly realizing his ideal of ruling by moral principles. However, caught in the historical shadow of the literati purges and imbu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victimhood, Jo repeatedly invoked the Song Confucian method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xemplary and petty persons. He emphasized that these two groups were irreversibly divided—akin to the extreme opposition of "ice and charcoal"—and used this dichotomy to attack his political adversaries, treating the so-called "petty persons" as the Other and urging the monarch to expel them entirely from the political arena. This strategy eventually provoked a counterreaction from these "petty persons," leading to the tragic purge known as the Gi-Myo Sahwa（己卯士禍）, in which Jo and his Confucian followers suffered a devastating downfall.

Even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Seonjo, Confucian scholars remained under the lingering shadow of the literati purges and continued to adhere to the extreme oppositional view of the "ice and charcoal" distinction between exemplary and petty persons. Later, internal enmity between the two leading figures within Yi I's literati faction (士林派) resulted in its split into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Factions—once again manifesting a dichotomous, "ice and charcoal" pattern. This evolution marks a transition in Joseon political history from the era of literati purges to that of

* The author i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Visiting Researcher at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actional struggles.

In an effort to resolve these factional conflicts, Yi I reinterpreted Zhu Xi's thought alongside classical Chinese historical narratives,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both right and wrong" (兩是兩非) in a bid to dismantle the pathological dualism inherent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emplary and petty persons. Although Yi I's efforts failed to avert the outbreak of factional strife in Joseon, his ideas remain of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valu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se historical events,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rather than Zhu Xi's philosophy being the primary cause of Joseon factionalism, it was the extreme binary oppositional framework—embodied in the "ice and charcoal" view of exemplary versus petty persons—that cast a long-lasting and deleterious shadow over traditional East Asian politics.

Keywords: Joseon factional struggle, Yi I, both right and wrong, binary opposition, pathological dualism

一、前言與研究回顧：朱子學、君子小人之辨與黨爭之間

觀察朱子學對東亞傳統政治的影響汗牛充棟，[1]黨爭也是一個重要切入點。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余英時先生（1930－2021）曾對理學家的改革性質與傳統官僚集團的衝突進行深入探究。[2]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在《朱熹的思維世界》中指出，理學家帶有缺乏安全感的排外意識。[3]包弼德（Peter Bol）的著作《歷史上的理學》也注意到理學家自成一脈，常要求皇帝要把政敵趕出朝廷。[4]除了上述研究外，受到朱子學影響深遠，又曾經發生持久、異常激烈黨爭的朝鮮王朝政治，其實也是很好的參照觀察對象。日本學者石井壽夫（1915－1991）則指出，朝鮮的黨爭與理學至上時代的到來，有密切的關係。[5]在日韓裔學者姜在彥（1926－2017）也認為，當朝鮮儒者選擇一面倒地以朱子學為尊的排他性格，導致了「黨同伐異」的情況容易被強化。[6]然而，朝鮮黨爭的激烈和持久，究竟是朱子學本身有這樣容易激起黨爭的特質？還是儒者在某些特定政治脈絡中，刻意強化了特定傳統概念如：君子小人之辨，才讓爭鬥加劇甚至一發不可收拾呢？

劉紀蕙的大作《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梳理了中國傳統思維中的「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各種辯證。[7]書中提到任何作為「一分為二」符號載體的行動會劃分內外界線，把某部分的人視為壞份子、次等公民、非公民等等，[8]這對本文產生了重要啟發。當某一群人不幸被「一分為二」視為「小人」，甚至是所謂的「奸黨」之時，

---

1 吳展良曾言：「東亞近世的世界觀，大抵以中國的宋代為中心，影響及於韓、日、越南諸國，而與各國原有的世界觀相融。」詳見吳展良：〈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論文集導言〉，收入於吳展良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頁 iv；另外，日本學者曾將朱子學的成立稱為「東亞的世界史性事件」。詳見〔日〕吾妻重二：〈朱子學的知識體系及其在東亞的普遍意義〉，《廈門大學學報》，2015 年第 1 期，頁 14；陳來也認為，廣義上的理學不僅是十一世紀後主導中國的思想體系，也是近世東亞文明的共同體現。詳見陳來：《東亞儒學九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2008），頁 1-3；黃俊傑也指出，東亞儒者透過再詮釋朱熹為中心的所建構的宋學如《四書》儒家經典的途徑，建構各自的思想體系。在這個意義上，儒家經典詮釋正是東亞近世儒學發展的內在動力。詳見黃俊傑：《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頁 39。

2 詳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下冊）》（臺北：允晨文化，2003），頁 364。

3 〔美〕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版）》（臺北：允晨文化，2008），頁 457。

4 〔美〕包弼德：《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頁 109。

5 〔日〕石井壽夫：〈後期李朝黨爭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一）：後期李朝理學至上主義國家社會の消長よりみたる〉，《社会経済史学》10 卷 6 號（1940 年 9 月），頁 612-614。

6 〔日〕姜在彥：《朝鮮儒教の二千年》（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01），頁 299-301；304。

7 劉紀蕙：《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臺北：聯經出版，2020），頁 40-45；425-426。

8 同前註，頁 40-45；428-430。

又何嘗不是如此？儒學傳統的君子小人之辨，在黨爭之際成為極端二元對立的框架，用於區別敵我，也同樣將彼此描述成一種完全不可調和的情況。

余英時先生曾言：「熙寧變法的失敗自然不能完全從個人的角度去尋求解答，也不能化約為道德問題，如君子、小人之辨。[9]」筆者完全認同余英時先生的說法，但過去儒學傳統以君子、小人之辨展開的二分法論述，特別是經過宋儒在黨爭脈絡下詮釋出的極端二元對立框架，對傳統東亞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學者小野和子也觀察到，宋儒開啟的君子小人之辨，在東林黨爭相關問題上也帶有重要意義。[10]

另外，參考余英時先生曾以心理史學的視野觀察政治猜疑中的一種妄想病態心理。[11]所謂君子一方，是否對所謂的小人也帶有著恐懼、猜疑，尤其充滿了類似當代心理學所說的「被害意識」（類似受害者心態，victim mentality）[12]？致使君子們不斷地在政治論述中，倡議一種「君子受害敘事」？上述這些君子小人之間二元對立的相關心態，似乎也可類比西方學者強納森・薩克斯（Jonathan Sacks）曾指出的「病態二元論」（pathological dulisim）思維；[13]或是像德國政治思想家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所說的政治就是敵我之分？[14]在冰炭說式的君子小人之辨中，君子、小人雙方是否也成為了需要相互毀滅的「他者」？

---

[9] 余英時：〈序〉，收入〔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市：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頁19。

[10]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東林党と復社》（東京都：同朋舍，1996），頁 324-324。

[11] 余英時研究南宋光宗之心態，觀察到光宗常會疑心孝宗會殺他，或者奪回帝位。詳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下冊）》，頁 496。

[12] 本文在此借用現代這種概念的定義主要是說，某群人總是認為，過去的受害事件，會如循環一般再次重演發生（Bad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will continue to happen to you）。而關於被害意識的相關定義，詳見 Arlin Cuncic, “What Is a Victim Mentality?,”*Verywell Mind*, https://www.verywellmind.com/what-is-a-victim-mentality-5120615 （accessed April 04, 2023）。而關於被害意識對政治社會決策，或者導致往仇視他者的方向發展的相關研究，詳見 Halperin, Eran, and Daniel Bar-Tal. “Socio-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Peace Making: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within the Israeli Jewish Socie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5 （2011）: pp. 637-651；或見 Royal, Sue Veres,“Fear, Rhetoric, and the ‘“Other.”’” *Race/Ethnicity: Multidisciplinary Global Contexts* 4.3 （2011）: pp. 405-418.或見 Yang, Kuisong, and Sheng Mao. “Unafraid of the Ghost: The Victim Mentality of Mao Zedong and the Two Taiwan Strait Crises in the 1950s.” *China Review* 16.1（2016）: pp. 1-34.

[13] 強納森・薩克斯對「病態二元論」的描述是說：有一種二元論認為把人在本質上分為兩類，其中一類是惡貫滿盈無可救藥，兩者南轅北轍，天差地遠，完全不存在和解和相容的可能，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詳見〔美〕強納森・薩克斯（Jonathan Sacks）著；朱怡康譯：《毋以神為名》（臺北：奇点出版，2019），頁 86-92。

[14] 根據大陸學者鄭琪的研究：「施米特特別強調敵人的生存性意義。敵人是一種生存性的他者。它之所以成為我們的敵人與其在道德、審美或經濟上的價值沒有直接的關聯。……他者之所以構成為我們的政治敵人，就在於他對我們的生存構成威脅。」詳見鄭琪：〈卡爾·施米特:政治、敵人與人性〉，《浙江學刊》，2012 年 3 期，頁 189。

本文嘗試回到朝鮮黨爭起源及其歷史淵源，亦即 16 世紀的朝鮮中宗朝（1506 年至 1544 年）至宣祖朝（1567 年至 1608 年），觀察朝鮮儒者如何將儒家傳統中的君子小人之辨，做出了一種選擇性的脈絡性轉換，[15]成為一種不容他者存在的極端二元對立框架。也嘗試聚焦觀察大儒李珥（號栗谷，1536－1584）為求調和這種極端對立，而提出所謂「兩是兩非」的破解之道。

（一）朝鮮黨爭的研究回顧

有關韓國儒學的研究，臺灣學界已經有不少成果，但是大多是屬於比較哲學領域。[16]較少探討朝鮮王朝具體的政治社會脈絡，尤其是黨爭與儒學思想的發展之間。有關朝鮮黨爭的嚴重性，比較早期的研究可以參考十九世紀的朝鮮儒者李建昌（1852—1898）專論黨爭的作品《黨議通略》。李建昌在序論中，強調著作本書的關鍵原因，正是由於朝鮮王朝黨爭極其嚴重，黨爭就是朝鮮王朝的「時代特色」：

> 國朝黨弊，爲歷代所未有。卽自穆陵乙亥，至元陵乙亥，一百八十年之間，公私文字之所紀載，十之七八，要非佗事。無論誰是誰非，誰得誰失，誰正誰邪，誰忠誰逆，大抵不出於黨耳。[17]

> 修正史者，必先撮畧黨議，仿馬書、班志別爲一部，然後其佗可整理而不紊。[18]

放在東亞史比較的角度來看，李建昌認為朝鮮黨爭比起中國東漢、唐代、宋代都更為嚴重：「可謂古今朋黨之至大、至久、至難言者！[19]」、「士大夫之精神心術，無所用之，始相與

---

[15] 黃俊傑：〈儒學的脈絡性轉換與東亞思想交流史〉，收入黃俊傑、安藤隆穗合編：《東亞思想交流史中的脈絡性轉換》（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頁 3-4；18-22。

[16] 有關中文學界的韓國儒學研究，詳見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頁 44-52。然而，正如韓國學者崔英辰所言，傳統儒者的思想和現實朝鮮王朝的政治社會脈動有高度連結，不太適合只用哲學思辨框架例如：主理、主氣兩類的區分方法進行觀察。詳見〔韓〕崔英辰著；邢麗菊譯：《韓國儒學思想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頁 102-119。甘懷真曾指出，過往的東亞儒學研究偏向比較儒學研究，而非東亞史研究。詳見甘懷真：〈從儒學在東亞到東亞儒學：東亞儒學研究計畫的省思〉，《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 期（2011 年 12 月），頁 396。本文的黨爭研究，也許也是有意想從歷史學的視野進行補充。

[17] 〔朝鮮〕李建昌：《黨議通略》（首爾：自由文庫，1998），頁 14。

[18] 同前註，頁 14。

[19] 同前註，頁 377。

爲朋黨之論。[20]」如此嚴重的黨爭，究竟與朝鮮儒者詮釋傳統儒家君子小人之辨的方式有何辯證關聯？將是本文聚焦的重點。

中文學界對於朝鮮黨爭的研究，尚在初步階段。[21]大陸學界徵引韓國學界的研究成果，整理出比較多樣化的內容。尹鉉哲、劉吉國指出，朝鮮王朝的所謂黨爭，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嚴格說來應該叫做「士禍」[22]。所謂的士禍就是指「士林派」和「勳舊派」之間的相鬥。[23]而真正大規模且漫長的黨爭，[24]則是由宣祖朝時代東、西分黨後形成，是所謂「士林」本身的分裂。1575 年的「乙亥黨論」通常被作為朝鮮黨爭明確的開端。[25]蒲笑微則認為朱子學思想和觀點的分歧，在黨爭中占據了一個很重要的比例。[26]

不過如前所述，是否真的是因為朱子學引起了黨爭？還是這是朝鮮政治文化本身的特色？畢竟不論是從鄭道傳（1342—1398）一脈的所謂「勳舊派」，還是鄭夢周（1337—1392）這系的「士林派」雙方其實都尊朱子。[27]尤其勳舊派的領袖鄭道傳對朱子學的詮釋和發揮，也受到近代日本學者像是高橋亨（1878－1967）、還有當代臺灣學者楊祖漢的重視。[28]韓國學者崔英辰也肯定鄭道傳以朱子學為新朝制訂新法。[29]這麼一來，朝鮮的勳舊派與士林派的鬥爭，似乎就並非是舊官僚與朱子學儒者之間的鬥爭。此外，朝鮮黨爭不只影響了朝鮮半島，也影響了東亞整體的國際格局。[30]也有日本學者認為，黨爭其實也反映著王權與士

---

[20] 同前註，頁 396。

[21] 臺灣學者對朝鮮黨爭的相關研究，詳見蔡至哲：〈朝鮮君臣對朱熹〈與留丞相書〉詮釋爭議之分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8 期（2017 年 12 月），頁 1-49。或見蔡至哲：《中韓儒者的秩序追求》（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22），頁 235-240。

[22] 關於四次重大士禍，分別是戊午士禍（1498 年）、甲子士禍（1504）、己卯士禍（1519）、乙巳士禍（1545 年），士禍對於朝鮮儒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詳見陳來：《近世東亞儒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 359-360。

[23] 尹鉉哲、劉吉國：〈關於朝鮮前期儒學思想分化與黨爭起源〉，《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5 期，頁 44。

[24] 王臻指出，在勳舊派在與士林派的鬥爭中，兩派互有勝負。儘管士林派所受的迫害較大，但隨著燕山君對勳舊派的連帶打擊，勳舊勢力大為削弱。之後發生的黨爭，乃指士林內部出現相互對峙的兩派，以書院為平臺展開長期的排斥異己鬥爭。詳見王臻：〈朝鮮王朝時代的派系黨爭問題探析〉，《貴州社會科學》，2021 年 8 期，頁 69-70。

[25] 尹鉉哲、劉吉國：〈關於朝鮮前期儒學思想分化與黨爭起源〉，頁 49。

[26] 蒲笑微：〈朝鮮朝與明朝黨爭特徵之比較〉，《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2 期，頁 119。

[27] 如姜智恩所言，幾乎沒有傳統朝鮮儒者敢隨便挑戰朱子的權威。姜智恩：《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臺北：聯經出版，2020），頁 116。

[28] 詳見〔日〕權純哲：〈高橋亨的朝鮮思想史研究〉，收入於林月惠、李明輝編：《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頁 49-41；或見楊祖漢：〈韓儒鄭三峰的闢佛論〉，《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59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43-61。

[29] 〔韓〕崔英辰著；邢麗菊譯：《韓國儒學思想研究》，頁 123-124。

[30] 黃修志指出，外交乃內政之延續，君臣鬥爭和儒臣黨爭往往會影響朝鮮王朝內外的決策。詳見黃修志：〈朝鮮王朝的"哈姆雷特時刻"及對華觀念的"冰山性"〉，《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 3 期，頁

大夫之間的相互牽制。[31]以上研究回顧可見，理解朝鮮黨爭有其複雜的歷史脈絡，[32]並不適合說因為朱子學興盛就會導致黨爭。此外，任何黨爭的發生也有許多其他的因素（如經濟、社會等），但本文限於篇幅，主要將聚焦朝鮮儒者如何過度發揮君子小人之辨的極端對立關係。

晚近的韓國學者認為，過往有關朝鮮黨爭的討論太受到日本殖民史觀的影響，過度醜化黨爭，其實是在醜化朝鮮的民族性。如高橋亨藉由批評朝鮮的黨爭與學術結合日趨僵化，也批判了朝鮮的國民性。[33]高橋亨指出，就是因為朝鮮儒者迷信朱子學到了國教的程度，才造成嚴重的黨爭。[34]韓國學者尹絲淳則反駁：

> 日本的御用學者曲解為導致我們的黨派性與民族分裂性之證據。日本人的這些曲解毫無關注的價值，因其乃出於以殖民政策的合理化為目的的惡意。[35]

高橋亨由黨爭的歷史，從而批判朝鮮整個民族都具有「黨派心」、「思想的固著」、「思想的從屬」[36]，這類的分析確實對於韓國學者而言是無法接受的。研究韓國史的大家李成茂也認為，用兩百年歷史直接判定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是不公平的。[37]韓國學者金鍾德也曾對黨

69。

31 〔日〕桑田榮治：〈王權與士大夫的相互牽制〉，田中俊明編：《朝鮮の歷史：先史から現代》（京都：昭和堂，2008），頁 180。

32 除了中文的研究外，朝鮮黨爭也長期為韓國歷史學者重視。李基白（1924－2004）觀察到，朝鮮的兩班因為想爭取有限的官職，於是產生黨爭。全國士林也對立鬥爭。各地書院變成朋黨之根據地。詳見〔韓〕李基白著；林秋山譯：《韓國史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頁 352-353；此外，李相佰（1904－1966）也在《韓國史（近世前期篇）》指出從早年的士禍，持續發展到士林內部激化的政治鬥爭，是理解朝鮮王朝中期歷史的關鍵主題。詳見〔韓〕李相佰：《韓國史（近世前期篇）》（首爾：乙酉出版社，1964），頁 562-576；另外，部分學者則認為「己卯士禍（1519 年）」之後，士林衰微，學問與政治已經分離，黨爭只是某類特別有政治慾望的儒者所帶來的內鬥問題。詳見〔韓〕李丙燾著；許宇成譯：《韓國史新論》（臺北：正中書局，1961），頁 321-325；另外也有學者從王權立場分析，認為朱子學在朝鮮真的使朝鮮兩班成為政治主體，但被削弱的王權，也造成了公論紛擾。〔韓〕金駿錫：〈朝鮮時代的朱子學與兩班政治〉，《韓國中世儒教政治思想史論 I》（首爾：지식산업사，2005），頁 210。

33 〔日〕高橋亨：〈朝鮮儒學大觀〉，收入於〔日〕高橋亨等著；黃崇修等譯：《韓國儒學日文研究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21），頁 49。

34 〔日〕高橋亨：〈朝鮮朱子學〉，收入於《韓國儒學日文研究論集》，頁 202-205。

35 〔韓〕尹絲淳：〈序言 民族與思想〉，收入於〔韓〕民族與思想研究會編；姜日天等譯：《四端七情論》（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9），頁 VIII-IX。

36 〔日〕權純哲：〈高橋亨的朝鮮思想史研究〉，收入於林月惠、李明輝編：《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頁 69。

37 〔韓〕李成茂：〈黨爭的昨日今時〉，收入朝鮮社會研究會主編；游芯歆譯：《朝鮮王朝面面觀（修訂一版）》（臺北：永望出版社，2021），頁 8。

爭所代表的意義，提出了不少正面的評價。[38]

然而，一味否定日本殖民學者的研究，是否也忽略了歷代朝鮮儒者曾真誠地反省過自身黨爭嚴重的歷史？也忽略了傳統儒者也曾站在儒學脈絡中提出各種針對黨爭的相關分析呢？金鍾德的研究雖本於《黨議通略》一書為史料，但偏向以現代的社會學量化統計方法出發，較為忽視《黨議通略》的作者李建昌對於黨爭提出來：「道學太重」、「名義太嚴」等八大分析。[39]

部分韓國學者也承認，雖然殖民史觀下的「朋黨亡國論」是該被超克的，但更需重視朝鮮黨爭內在的發展脈絡。[40]本文認同這種說法，畢竟諸多儒者如李建昌，或者更早於李建昌的諸儒對朝鮮黨爭都有過批判與分析，這些思想言論都並未受到日本殖民者的任何影響。

20 世紀上半葉姜周鎮（1919－1994）的《李朝黨爭史研究》是早年很有代表性的通論著作。此書指出，在大儒李滉（號退溪，1502－1571）甚至直到李珥的時代，多數具有代表性的朝鮮儒者都還是處於超越黨派的階段。[41]尹絲淳則高舉李珥提倡「公論」政治的理想意義。[42]但也發現宣祖朝政治的現實發展卻是「公論」成了「黨論」，[43]正如韓末志士張志淵（1864—1921）以傳統學案體完成的《朝鮮儒教淵源》一書所言：「自黨論分裂之後，東西色目互相撕睚，自相猜疑，公論之不行久矣！[44]」。晚近韓國學者也注意到，朝鮮王朝當時有可能已經形成一種新、舊政治勢力會衝突的慣性。[45]

김영수就引用了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所說的「敵我之分」的政治作為朝鮮黨爭的參照，當儒者之間充斥著唯我論、一元化的是非觀念，不可包容他者的思想就佔據了主流。[46]於是，士林儒者個人之間的細微矛盾、就導致彼此越發相互猜忌，演變爲

---

38 〔韓〕金鍾德：〈李朝黨爭에 관한 社會學的一研究：「黨議通略」의 갈등분석을 중심으로（暫譯：李朝黨爭的社會學研究　以黨議通略的矛盾爲中心的分析）〉，《韓國學報》第 7 卷 3 號（1981），頁 167。

39 李成茂也指出，就算在名詞上去殖民化，把黨爭一詞改為「朋黨政治」，也不代表就有正面意義。詳見〔韓〕李成茂：〈黨爭的昨日今時〉，頁 7。

40 〔韓〕金駿錫：〈蕩平策的實施背景〉，《韓國中世儒教政治思想史論 II》（首爾：지식산업사，2005），頁 143。

41 〔韓〕姜周鎮：《李朝黨爭史研究》（漢城：漢城大學校出版部，1971），頁 117、122。

42 〔韓〕尹絲淳著；邢麗菊等譯：《韓國儒學史：韓國儒學的特殊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頁 188-189；192-193。

43 〔韓〕薛錫圭：《朝鮮時代儒生上疏와公論政治》（首爾：선인，2002），頁 404-405。

44 〔韓〕張志淵：《朝鮮儒教淵源》（漢城：亞細亞文化，1922），頁 191。

45 〔韓〕이정철：〈선조 대 당쟁의 양상과 전개 양상（宣祖時代黨爭的型態和展開樣貌）〉，《藏書閣》第 28 輯（2012），頁 103。

46 詳見〔韓〕김영수（金永洙）：〈조선 공론정치의 이상과 현실（2）：당쟁발생기 율곡 이이의 공론정치론을

激烈的政治矛盾，進而開始將對方定位「私黨」和「小人」。[47]姜智恩也曾指出，像是宋時烈（1607－1689）的「不容忍中間派」的極端思考，確實助長了儒者社群的分裂。[48]以上有關朝鮮儒者以二分法致使彼此成為不可調停的敵我的研究成果，和本文聚焦的主題也可互為參照。

正如前述研究指出，李珥在世之際，曾致力於調停黨爭：「栗谷先生以調停東西，費盡一生心力」[49]，從他去世後朝鮮黨爭進入了長期不可調和的階段。[50]因此聚焦觀察君子小人之辨如何在 16 世紀的朝鮮王朝被再詮釋，而後在宣祖朝大為發酵致使東西「一分為二」；並觀察李珥如何嘗試提出「兩是兩非論」以求重新「化二為一」。[51]以此為基礎，重新理解到底是朱子學造成了黨爭？還是朝鮮儒者刻意且過度地發揮了君子小人之辨？才造成不同立場的政敵之間，成為不得不相互毀滅的「他者」。

（二）君子與小人的概念史回顧

自孔子將「君子」詮釋為道德典範之人，同時也將「小人」賦予道德上的貶意後，[52]中國政治史上的君子小人之辨，也由此在不同脈絡中被歷代儒者發揮。三國時代諸葛亮（181－234）在〈出師表〉中循循善誘後主劉禪（207－271）要懂得「親賢臣，遠小人」[53]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實際的政治場域上，如何定義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君子和小

중심으로（朝鮮公論政治的理想與現實（2）:以黨爭發生期《李珥的公論政治論》爲中心）〉，《韓國政治研究》第 28 卷 1 號（2019），頁 47。或見〔韓〕김영수：〈조선 공론정치의 이상과 현실（1）: 당쟁발생기 율곡 이이의 공론정치론을 중심으로（朝鮮公論政治的理想與現實（1）:以黨爭發生期《李珥的公論政治論》爲中心）〉，《韓國政治學會報》第 39 卷 5 號（2005），頁 7。

47 〔韓〕이정철：〈선조 대 '동서분당' 전개의 초기 양상 - 이이를 중심으로（宣祖時代「東西分黨」的展開樣貌——以李珥為中心）〉，《民族文化》第 43 卷（2014），頁 259-260。

48 姜智恩：《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同註 27，頁 171。

49 張志淵：《朝鮮儒教淵源》，同註 44，頁 59。

50 尹鉉哲、劉吉國：〈關於朝鮮前期儒學思想分化與党爭起源〉，頁 50。

51 中文學界研究李珥思想的重要著作可參見洪軍《朱熹與栗谷哲學比較研究》一書，但本書重點仍在分析、發揮其哲學思想與朱子學的關係，像是認真關注李珥的《聖學輯要》這部著作，並未深入探究李珥的兩是兩非一說。詳見洪軍：《朱熹與栗谷哲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頁 134-144。

52 君子小人的相關詞義，可以參見中文英文兩種儒學辭典。然而過往研究中對於君子與小人之間的關係討論較少，通常都是分開論述。有關君子相關的概念詞彙遠多於小人，小人在儒學辭典中大多只是君子的反義，詳見趙宗正主編：《儒學大辭典》（濟南：山東友誼，1995），頁 561；623-624。或見〔美〕安樂哲：《經典儒學核心概念》（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頁 73-79；373。有關宋儒或者朱熹對君子的定義，狄百瑞也是從「為己」之學的角度切入，並未同時討論小人為何。詳見〔美〕狄百瑞著；李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臺北：聯經出版，1983），頁 16-17。

53 〔晉〕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頁 920。

人之間又該如何相處？這當中是否只能屬於一種零合關係？還是有其他的可能？宋儒在黨爭脈絡下對此提出的極端二元對立詮釋可謂是極具特色。

侯道儒指出，君子與小人這對語詞成為了解北宋中期思想史的一個關鍵內容。[54]君子、小人在北宋時期是一個普遍的、官僚通用的政治修辭，不僅導致黨爭激烈化，也深刻影響政治話語。[55]究竟如何辨識君子與小人？其實非常主觀。不同黨派、學派的士人常常是視自己人為君子，而把外人定為小人。[56]張琬瑩研究王安石思想時也指出，君子、小人這一組概念術語最常被用來攻擊、否定敵對黨派的正當性。[57]研究宋代史學的大家王德毅，也把其中一部分研究重點放在君子小人之辨的主題上。[58]

不只北宋的黨爭，明代的黨爭也一樣，君子小人之辨也同樣是關鍵詞。[59]另外有趣的是，清末民初王桐齡（1878－1953）在他的《歷代中國黨爭史》一書中感嘆「君子常敗、小人常勝」、「品行高尚者常敗、卑劣者常勝」[60]。這恐怕是他對清末民初政治黑暗的投射。但也讓我們看到，君子小人之辨的主題，時至民國依然是常被使用的政治話語。

所謂的君子和小人之間，是否真的只能從道德上、極端二元對立的立場去思考？樂愛國從探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出發，認為對於「和」與「同」的界定，應當從人的內在心性看。[61]但另外一方面，朱熹又認為君子與小人雖然是對立的，但是不能因為君子講義、小人講利，就把義與利對立起來。[62]尤其樂愛國指出，朱熹還有後代儒者對所謂「小人」的詮釋也常用「以位言」的「去道德化」解釋，甚至清儒還認為，以人品解釋小人根本就「非古義」。[63]以上可見，在不同的語境下，歷代對君子小人之相關詮釋，也不見得全都是二元對立。這和本文打算展聚焦李珥的「兩是兩非論」，也有異曲同調之處。

統整以上回顧，本文將藉由分析《朝鮮王朝實錄》之中宗朝（1506 年至 1544 年）、宣祖朝（1567 年至 1608 年）等相關史料，以及《韓國歷代文集》中有關士禍、黨爭問題的論述，藉此重探朝鮮黨爭起源。當君子、小人「一分為二」的「冰炭說」在宣祖朝士林派

54 侯道儒：〈司馬光《太玄集注》中的君子與小人〉，《臺大歷史學報》第 58 期（2016 年 12 月），頁 2-3。
55 同前註，頁 6。
56 同前註，頁 39-40。
57 張琬瑩：〈王安石《詩經新義》的「君臣」與「君子小人」觀〉，《東吳中文研究集刊》18 期（2012 年 10 月），頁 131。
58 王德毅：〈宋代史家的唐史學〉，《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0 期（1999 年 6 月），頁 323- 324。
59 樊樹志：《重寫晚明史 2：朝廷與黨爭》（北京市：中華書局，2018），頁 323-325。
60 王桐齡：《中國歷代黨爭史》（上海：上海書店，2012），頁 160-161。
61 樂愛國：〈歷代對《論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讀——以朱熹的詮釋為中心〉，《社會科學研究》，2021 年第 6 期，頁 140-141。
62 樂愛國：〈朱熹解《論語》中的「君子」「小人」〉，《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3 期，頁 63-64。
63 同前註，頁 66。

儒者內部中被開啟，即便李珥想以所謂的「兩是兩非」嘗試調停也難見成效。這種「病態二元論」被啟動而不斷發酵的情況，也成為了其後朝鮮王朝政治發展的重要特色。反省這段歷史，讓我們重新理解劉子健先生（1919—1993）過去探討南宋「包容政治」具有的正面意義。是否當政治領袖更懂得做出有意義的妥協，[64]反而得以讓公眾整體得到更大的利益及和平。

二、君子小人之辨與朝鮮己卯士禍

（一）宋代中國的君子小人之辨：冰炭說

如前所述，北宋儒者在黨爭脈絡下，在政治話語中大力發揮了君子小人之辨，特別不少儒者都使用了一種極端不相容的形容「冰炭說」，嚴厲地要求在政治場域上，將君子小人徹底「一分為二」。這種冰炭、薰蕕不同處的說法，其實是先秦《左傳》、《韓非子》及後世文人使用過的比喻：

> 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65]

>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66]

> 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67]

這種「不兩立」、「不同器」的形容，原本只是一種對自然事物冷熱、香臭的描述和類比，不見得有那麼二元極端對立的意義。但在宋代黨爭的儒者詮釋中，就開始有了君子、小人彼此無法共存，甚至會「相互毀滅」的含意。特別從王安石（1021－1086）的熙寧變法啟

---

64 關於包容政治的含意，劉子健認為：「做出有意義的妥協，而且這種妥協並不含糊，而且有針對的具體對象，互相讓步維持，讓彼此都過得去。也讓彼此在思想上要感受到有利害一致性的。」詳見劉子健：〈包容政治的特點〉，收入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二版）》（臺北：聯經出版，2022），頁 42；47。

65 陳奇猷校注：《韓非子》（北京：中華書局，1958），頁 1085。

66 臺灣開明書店：《斷句十三經經文》（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91），春秋左傳，僖公，傳四年，頁 33。

67 〔梁〕劉峻：〈辯命論幷序〉，〔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3288。

動後，反對新法的司馬光（1019－1086）就以冰炭說描述自己和王安石之間的關係：

> 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68]

司馬光激烈地批判王安石乃「首倡邪術」、「朋黨鱗集」的「為禍」之人。在自己的史學大作《資治通鑑》的「臣光曰」中，也再次以唐代歷史借題發揮，激烈地批判君子小人之間是冰炭不可同處，要求君主把「小人」趕出朝廷：

>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69]

正如胡三省（1230－1302）的註解所言：「溫公此論為熙、豐發也。[70]」司馬光藉由談論唐代朋黨史事，再次強調君子小人之間必然相攻，是一種無法包容的存在。所以若君主無法分辨「小人」，就會導致朋黨之禍。

除了司馬光之外，同樣攻擊王安石新法的蘇轍（1039－1112）也有類似的言論：

> 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71]」

> 冰炭同處，必致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72]

反對王安石新法的舊黨「君子」們掌握權力後，擔心新黨「小人」們又會捲土重來，這就會帶來「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的結果，因此蘇轍依然不停強調冰炭、薰蕕說，反對對政敵採取任何「調停」式的包容。

到了南宋，朱熹的上書中也屢屢發揮以上的冰炭說：

---

68 〔宋〕司馬光：〈奏彈王安石表〉，《司馬溫公集》（上海市：商務，1937），頁 20。
69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註：《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頁 7899。
70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 7900。
71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39，列傳第 98，〈蘇轍〉，頁 10829。
72 〔宋〕李燾著：《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443，哲宗元祐 5 年（1090 年）6 月，頁 10667。

> 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73]

朱熹引用北宋時代的歷史，建言當時的宰相留正（1129－1206），要求他絕對不可包容小人，同樣要求需將小人全部趕出政治場域：

> 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並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74]

> 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75]

表面上看來，以朱熹為首的理學家非常反對南宋的包容政治，常帶著在政治場域需得「除惡務盡」的態度。不過，另一方面，朱熹似乎也知道，君子小人之間不必然處於一種零合關係，所以他也批評了司馬光，認為司馬光當時未有識人之明：

> 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76]

> 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77]

朱熹承認，君子小人之間不能「陰陽交和」，但也不可「過忿」地將對方趕盡殺絕。尤其重要的是，並不是「異己」就一定是「小人」;「同己」也可能不是「君子」，這是朱熹對北宋黨爭做出的重要反省。但大體來說，君子小人不可並處的說法，在兩宋黨爭論述中非常流行。這些思想也在朝鮮王朝的政局中不斷被再詮釋而影響深遠。

---

[73]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己酉擬上封事〉，《朱子文集》（臺北市：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卷 12，頁 396。
[74] 〔宋〕朱熹：〈與留丞相書七〉，《朱子文集》，卷 28，頁 1083。
[75] 〔宋〕朱熹：〈與留丞相書九〉，《朱子文集》，卷 28，頁 1086。
[76] 同前註，卷 28，頁 1083。
[77] 〔宋〕朱熹：〈答潘叔昌七〉，《朱子文集》，卷 46，頁 2092。

（二）朝鮮中宗朝的君子小人冰炭說

李建昌《黨議通略》一書嘗試對朝鮮黨爭的源由、過程提出分析，他特別觀察了八個重點，其中第二條就是批評朝鮮儒者「太重名義」。李建昌觀察到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在黨爭中被強化，強調朝鮮儒者常以君子、小人之二分為「名」行鬥爭之「實」：

> 自古朋黨之爭，莫不自謂君子而斥人爲小人，後之尚論者，猶以是病之。今則不然，謂小人之名。不足以湛其宗、而夷其類也，故必假名義之說。悉驅而納之於亂賊，然後快焉。其亦可謂不仁之甚，而甚於作俑者矣。[78]

黨爭之際，立場不同的雙方就開始「自謂君子」、「斥人爲小人」，雙方藉由君子小人之分「一分為二」，以此向對手「湛其宗」、「夷其類」發起攻擊。於是這種將他人定為「小人」甚至「亂賊」的「名義」武器，就不斷地在朝鮮慘烈的政治鬥爭中被使用。這當中同樣是「君子小人冰炭說」深刻影響了朝鮮王朝的政治。在《朝鮮王朝實錄》中，朝鮮君主與大臣談論《通鑑綱目》有關朋黨的主題時，儒者一樣也發揮了司馬光的君子小人冰炭說：

> 講《綱目》，至憲宗與李絳論朋黨，上曰：朋黨，甚可惡也。左副承旨孫比長啓曰：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氷炭之不可同器也。君子以君子爲朋，小人以小人爲朋，君子進，則衆君子以類而進，小人進，則衆小人以類而進。[79]

> 正陽之月，陰戾之變，至於此極，古所謂：陰盛陽微。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之證也。……自古君子、小人，如薰蕕、氷炭之不相容，小人進，則必務去君子，而售其奸；君子進，則必先除小人，而行其道，未有可以兼收、竝育而不相害也。[80]

朝鮮儒者在君臣奏對時，不論是講史或者透過災異借題發揮，同樣時常使用君子小人冰炭說來攻擊政敵。這種極端對立的二元論框架與日後己卯士禍的發生也有重要關連。

---

78 〔朝鮮〕李建昌：《黨議通略》，頁 382。

79 《成宗實錄》，卷 86，第 9 冊，成宗 8 年（1477 年）11 月 4 日，頁 524。本文所引用《朝鮮王朝實錄》史料，詳見〔韓〕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首爾：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影印《金櫃秘本》（以下不一一注出）。

80 《中宗實錄》，卷 27，第 15 冊，中宗 12 年（1517 年）4 月 21 日，頁 270。

（三）己卯士禍與君子小人冰炭說

被李滉和李珥共尊為朝鮮道學大儒的趙光祖，年紀尚輕就受到中宗知遇開展得君行道生涯，一時之間：「趙光祖之勢大熾，位雖卑，而權傾三公」[81]。趙光祖也以二元對立的冰炭說提及君子小人之辨，同樣也是有目的性地以此來批判所謂的「勳舊」政敵就是一群「小人」，還預言這群小人終日蓄謀要加害己方：

> 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小人晝思夜度，日以攻君子爲意。必芟夷誅戮然後已，若使之得售其術。慘酷之禍，可勝言耶！[82]

> 自古君子小人，勢不相容。[83]

> 小人之謀陷君子，亦豈無所執之辭乎？[84]

> 君子、小人，勢不竝立……伏願殿下，廓揮剛斷，亟加竄逐。[85]

> 殿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能純於用君子。[86]

趙光祖屢屢對中宗提及君子小人冰炭說，在他的言談中充滿了往昔士禍的歷史陰影，擔心君子會被小人以欲加之罪「豈無所執之辭」而迫害，強調雙方「勢不相容」、「勢不竝立」，必然走向你死我活的相互毀滅結局。趙光祖用非常急切的話語，要中宗趕快覺悟，絕對不可姑息養奸。對趙光祖而言，由於小人與君子之間猶如冰炭，彼此是完全不能共存的，因此在趙光祖等君子的想像中，如同過往士禍歷史教訓所揭示的一樣，小人們正處心積慮準備要「謀陷君子」，因此要求中宗必須要「純於用君子」，根本不該讓小人掌握到任何權力。因此，己卯士禍的爆發，其實與趙光祖等「君子」們打算在朝鮮王朝政治場域上一口氣將

---

81 《中宗實錄》，卷 30，第 15 冊，中宗 12 年（1517 年）11 月 22 日，頁 361。

82 〔朝鮮〕趙光祖：〈參贊官時啓十四〉，《靜菴集》，《韓國文集叢刊（第 22 輯）》，卷 3，頁 35-36。本文之韓國文集，均收入於〔韓〕民族文化推進會：《韓國文集叢刊（以下簡稱叢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2001），以下不一一注出。

83 《中宗實錄》，卷 2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2 月 22 日，頁 394。

84 《中宗實錄》，卷 2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4 月 28 日，頁 426。

85 《中宗實錄》，卷 2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5 月 19 日，頁 441。

86 《中宗實錄》，卷 2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6 月 2 日，頁 449。

「小人」全都「亟加竄逐」有著重要關連。

趙光祖等儒者咄咄逼人地要中宗盡除小人的言論，自然會激起了所謂「小人」們的恐慌：

> 是時金淨、趙光祖等，遭遇聖上，知無不言，務欲進君子退小人，.....新進之人，彈駁太過，老成廢棄者多，故朝廷宰相，皆有自危之心，若不自保，由是怨入骨髓。[87]

在批評者眼中，趙光祖這群新進「君子」對既得利益者「彈駁太過」，已經讓這批所謂的小人「怨入骨髓」，彼此間產生了極端對立的仇視。更有甚者，當趙光祖要中宗「除惡務盡」的意見沒有被國王接受時，趙光祖等人甚至直接批評中宗是在拒絕所謂的「公論」：

> 趙光祖等又啓曰：「……雖一邑之宰，毋違拂於一邑民情，然後可以保一邑之政。況人主之於國，豈棄公論、拂群情而可以爲治乎？[88]」

趙光祖斷定「君子」這方提出的意見，就是中宗應該要接受且不得不從的「公論」、「群情」。那麼，萬一君子這方也有過錯時，又該如何面對呢？趙光祖卻也認同該適度地用不同的標準看待：

> 上曰：「趙抃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云。大抵別白君子、小人，當如此也。」參贊官趙光祖曰：「趙抃之言，萬世之格言也。[89]」

原本按照儒家倫理，君子對自身應該用更高標準律己，才配稱之為君子。但在權力運作上，趙光祖卻希冀中宗對君子方要給予更多包容，對所謂的小人方則要嚴厲處理，確實是有點雙重標準。

當趙光祖以君子方的「公論」，對勳舊「小人」發動大規模總攻擊：「改正靖國功臣」行動，想讓所有的勳舊有功之人下台，終於激起了所謂「小人」方的強烈反制，也引起了

87 《中宗實錄》，卷 2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8 月 21 日，頁 475。
88 《中宗實錄》，卷 34，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9 月 2 日，頁 478。
89 《中宗實錄》，卷 3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10 月 24 日，頁 573。

中宗的忌憚：

> 弘文館請允公論，不允。以論靖國功也。[90]

> 藝文館奉教趙九齡等請快從公論，亦不允。[91]

> 光祖曰：「大臣皆以爲不可，而上意牢執，恐上意有偏着處也。」成童曰：「若於聖慮，少有偏繫之私，則大可懼也。」上不答。[92]

> 趙光祖等，以靖國功臣無功濫錄者多，請追削論執。上嘗偏任此輩，朝廷勳舊多不悅，上亦忌之。[93]

君子方對中宗不斷以所謂的「公論」咄咄逼人，要求把所有「小人」：靖國功臣們都改正（去位）。從多次「不答」，已經可以看出中宗對此番言論不以為然。至此，趙光祖所謂的君子小人雙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已然無法回頭，被視為「小人」的靖國功臣們自然也不會坐以待斃，對「君子」展開反撲的時刻也隨之來到。他們向中宗舉發趙光祖乃是「奸黨」，要立刻逮捕處置，否則將有動搖國本的危機，於是所謂的「己卯士禍」由此爆發：

> 不期光祖等，交相締結，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倚，盤據權要，謂祖宗之法不足守，謂老成之言不足用，引誘後進，詭激成習，至於議事之際，稍立異同，則必極口排沮，要使折以從己，以致國論顛倒，朝政日非...。[94]

> 上益疑懼，屢降密旨于景舟，而其密旨有文義難曉者，或雜以諺書。今不錄之，其大概則曰：「人君與臣，謀除人臣，雖近於盜謀，然奸黨已成，人君孤立難制，欲共謀除之，以安宗社云云。[95]」

---

[90] 《中宗實錄》，卷 3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11 月 1 日，頁 575。
[91] 《中宗實錄》，卷 3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11 月 1 日，頁 575。
[92] 《中宗實錄》，卷 3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9 年）11 月 10 日，頁 577。
[93] 《中宗實錄》，卷 3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8 年）12 月 29 日，頁 607。
[94] 《中宗實錄》，卷 3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9 年）11 月 21 日，頁 607。
[95] 《中宗實錄》，卷 37，第 15 冊，中宗 13 年（1519 年）12 月 29 日，頁 607。

士禍的結果，趙光祖等「君子」們大多受害或者被貶。政治權力又重回到了「小人」手中。對此結局，除了哀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外，我們也可看到，以趙光祖為首的君子們過度操作君子小人之辨的二元框架：「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把非己方的勳舊「靖國功臣」全都定位為小人，利用一時間中宗對趙光祖的寵信，不斷發起毫無包容可能的所謂「公論」，強調「老成之言不足用」，逼迫中宗讓步，要把所有的「小人」們逐出政壇。不僅招致所謂小人們的大舉反撲，亦使得中宗感受到自己對趙光祖等人已經到了「孤立難制」，王權已然受到威脅的程度，因此對君子們「亦忌之、益疑懼」開始充滿了恐懼和猜忌，最後選擇了和勳舊大臣合作，「屢降密旨」反制君子，致使趙光祖等人最終真的悲慘地被「小人」所害。

這場士禍的爆發，自然也有其他各種複雜的政治社會因素，但本文想說明的是，趙光祖等人過度操作君子小人的極端對立的二元框架，針對政敵採取一種極端不包容的態度，提出了一種沒有任何中間地帶和灰色空間的論述，也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遺憾的是，日後即便到了宣祖朝，士禍的危機已然終結，士林派重新恢復在政治場域的活力，但這種類似「病態二元論」的「君子小人冰炭」卻並未消失，持續對朝鮮王朝的政治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三、宣祖朝東西分黨與李珥的兩是兩非論

（一）士禍的陰影：李滉、李珥的君子小人冰炭說

朝鮮明宗朝（李峘，1534－1567）開始大儒輩出，著名的東方朱子李滉就在此時出仕任官。[96]擴大而言，從明宗到宣祖兩朝可謂是朝鮮性理學進入深刻詮釋，對朱子學進行「創造性轉化」的歷史階段。[97]尤其到了宣祖朝，士林派儒者終於掌握了朝廷的話語權。為趙光祖平反的同時，「君子小人冰炭說」、「君子受害敘事」卻也在政治話語中持續發酵。和李滉辯論四端七情的奇大升（1527－1572）向宣祖進言時，就以趙光祖的受難為例，強調君主若放任小人將帶來的危險：

> 奇大升以執義入侍，進啓曰：「……中宗大王卽位之初，勵精求治，登庸賢士；其所謂賢士，亦樂爲之用，以唐虞三代之治爲可復致，而不幸讒言一入，皆被大罪。當時趙光祖，善人也，取重士林，大有物望，自上亦推誠信。小人之徒，欲爲讒間

96 《明宗實錄》，卷 14，第 20 冊，明宗 8 年（1553）5 月 8 日，頁 132。

97 關於朝鮮性理學發展的分期，詳見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頁 15。

之際，趙光祖等有靖國功臣猥濫之論。以此謂光祖收合人心，圖爲不軌。南袞、沈貞搆成其罪，或致之死，或黜而遠謫。[98]」

奇大升進啓曰：「……夫是非邪正，不能相容，如陰陽晝夜之相反，彼勝則此衰，此勝則彼衰矣。自上不得已定其是非可也。水火氷炭，同器而在，則終有其害矣。[99]」

為趙光祖平反的行動在宣祖即位後逐步啟動，對小人的被害意識和恐懼也隨之發酵。即便是號稱最德高望重、一味謙退、不求名利權位的退溪先生李滉，也在向宣祖進言之際講述了「君子受害敘事」：

光祖自以遭遇聖明，欲行道術、淑人心，措世唐虞，致君堯、舜爲心。不幸，小人因緣讒間，竟致大罪。[100]

中廟朝己卯之禍，賢人、君子皆被大罪。……士禍不忍言矣。願以旣往之事，爲將來之戒。自古人君，初政清明，正人見用，君有過則諫；有失則爭，人主必生厭苦之意。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人主之心以爲，若用此人，則吾所欲，無不如意。自此，與小人合，而正人無着手處然後，奸臣得志，無所不至矣。……願上以此爲大戒，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101]

李滉藉著歸隱前向宣祖講述兩代士禍的教訓，分析小人危害君子的恐怖，要求宣祖不可「與小人合」而使「奸臣得志」，更要「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亦即到了宣祖一朝，君子小人之辨依然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話語。

本文要探討的主角李珥也曾抱持上述觀點，強調君子小人冰炭說：

一曰：辨邪正者。君子小人，如水火之不同器，氷炭之不相類。[102]

自古君子小人之進退，治亂所係，……士林之禍，何代無之，未有若己卯、乙

98 《宣祖實錄》，卷 1，第 21 冊，宣祖 1 年（1567 年）10 月 23 日，頁 178。
99 《宣祖實錄》，卷 3，第 21 冊，宣祖 2 年（1569 年）6 月 9 日，頁 210。
100 《宣祖實錄》，卷 1，第 21 冊，宣祖 1 年（1567 年）11 月 4 日，頁 179。
101 《宣修實錄》，卷 3，第 25 冊，宣祖 2 年（1569 年）3 月 1 日，頁 414。
102 〔朝鮮〕李珥：〈諫院陳時事疏〉，《栗谷先生全書》，第 42 冊，卷 3，頁 54。

已之慘酷者也。……豈可謂朝無儉佞，而輒忽幾微乎？[103]

對李滉、奇大升、李珥而言，士禍的陰影是一種深層的記憶。也讓他們完全繼承了己卯以來的君子小人之辨，對小人將要陷害君子的被害意識也持續存在。雖然以宣祖一朝而言，他們所擔心的小人「勳舊功臣」已經失勢，但以李珥為首的士林派儒者心目中，依然充滿了對這群「小人」的被害意識，仍舊認為在不久的將來，小人們又將捲土重來陷害君子，因此持續強調著「君子小人冰炭說」與「君子受害敘事」。

當老臣李浚慶（1500—1572）臨終向國王進言：「朝臣結爲黨比，遂成虛僞之風」，要宣祖小心朝中已有某種結為朋黨的風氣。這讓宣祖頗為震驚，擔心：「若有朋黨，則朝廷亂矣」[104]。李珥則對李浚慶言論的反應異常激烈，長篇大論地向宣祖上書批評李浚慶人之將死、其言卻不善，也大篇幅引用朱熹的朋黨論述，公然強調君子可以有黨，[105]也繼續使用了君子小人冰炭說：

自古論朋黨者，莫辨於歐陽脩之論，莫切於朱子答留正之書。殿下試取而觀之，則君子小人之情狀，昭然可見矣，臣何敢更贅於其閒乎。[106]

小人讒伏而莫售其姦可也，豈可不辨是非，不分黑白，使氷炭同器，薰蕕混臭乎？嗚呼！殿下以破朋黨之責，委重於大臣。大臣非不知浚慶之妄言，而不能披肝瀝血，竭誠陳達，顧乃含糊兩可？[107]

李珥對於李浚慶的說法異常憤怒，因此引用歐陽修、朱熹的朋黨論述，批判李浚慶含糊不清、模擬兩可的影射。李珥批評李浚慶不講明到底誰是小人？卻放話暗指朝中有朋黨，該被重重批判，甚至說這種臨死遺言是「媚嫉之嚆矢，陰賊之赤幟」[108]。可見即便宣祖即位後，雖然士林派儒者已然掌握政治話語權。然而，極端二元對立的「君子小人冰炭說」、「君子受害敘事」也都延續，甚至又重新被深入發揮。也將在士林派儒者內部繼續發酵，引發所謂的東、西間「一分為二」成為兩黨。也促使李珥嘗試提出非二元論詮釋：兩是兩

103 〔朝鮮〕李珥：〈玉堂陳時弊疏〉，《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3，頁 62。
104 《宣修實錄》，卷 6，第 25 冊，宣祖 5 年（1572 年）7 月 1 日，頁 430。
105 關於李珥如何引用朱熹的君子可以有黨之論，詳見蔡至哲：《中韓儒者的秩序追求》（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22），頁 222-231。
106 〔朝鮮〕李珥：〈論朋黨疏〉，《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4，頁 86。
107 同前註，頁 86-87。
108 同前註。

非論，企求化解黨爭。

（二）李珥看東西分黨：放下君子小人之辨

似乎被李浚慶死前不幸言中，士林派儒者在宣祖朝中期內部開始「一分為二」，史稱「東西分黨」。自此又不斷分化，近兩百年的歲月中曾分裂為至少八個黨派色目。此中過程，也讓我們可以觀察到朝鮮政治史上如何發生了一種由「士禍」到「黨爭」的變化。李珥對此局面的擴大，深感憂慮，大聲疾呼說「東西之說，爲今大祟，此臣之所深憂也！[109]」而他此時的論述策略，一反之前的「君子小人冰炭說」，判定此時絕不可再隨意將他人定為「小人」：

> 若遇君子小人相爭，則當汲汲攻小人，以救君子矣。若是士類相爭，而無甚黑白邪正之可辨，則其將捨一取一乎？其將兩保而俱全之乎？[110]

> 今乃不然，必以君子小人立標幟。斷定東爲君子、西爲小人。……如非小人也，名之以小人，亦何意耶？[111]

> 孝元，臣所知也；義謙，亦臣所知也。論其人則皆可用也，語其失則可謂兩非也。若必以一人爲君子，一人爲小人。則臣未之信也。[112]

> 兩皆士類，故可以相和矣。若是一爲君子，一爲小人。則水火不同器，薰蕕非一叢。自古及今，安有君子小人同調共劑，而能保其國者乎？[113]

對李珥來說，小人是那些曾經陷害趙光祖的勳舊派們。但現今的局面是在位的政治人物其實都是「士類」，應該要「相和」、「兩保而俱全」、「同調共劑」。怎麼反而開始再次「以君子小人立標幟」、「必以一人爲君子，一人爲小人」來定義對方，演變出「水火不同器，薰蕕非一叢」，必須要「捨一取一」的困局，對此李珥非常憂慮。

---

109 〔朝鮮〕李珥：〈答成浩原 戊寅〉，《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11，頁 224。
110 〔朝鮮〕李珥：〈辭大司諫兼陳洗滌東西疏 己卯〉，《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7，頁 133。
111 同前註，頁 133。
112 〔朝鮮〕李珥：〈答成浩原 戊寅〉，《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11，頁 224。
113 〔朝鮮〕李珥：〈辭大司諫兼陳洗滌東西疏 己卯〉，《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7，頁 134-135。

李珥認為，當前時空環境已然不同，應當放下君子小人之辨的框架。對李珥來說「前輩惡孝元如此，而後輩士類頗惜孝元」[114]、「大抵所謂東西者，非若氷炭薰蕕不可相容者也，不過先後輩之不相合」[115]，也就是東西兩邊的爭端不該是極端對立，最多不過是前後輩不合罷了。因此李珥對所謂東西兩方領袖之人品，都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也承認雙方亦有部分瑕疵，因而分析彼此的衝突原本就是世代不同的小摩擦，認定對此雙方都該保全，不可以互相用小人稱之。

面對衝突局面越演越烈，李珥再三呼籲絕不可再用君子小人之辨的二元框架看待事情，否則無法避免地會帶來「士林之禍」[116]的嚴重結果。私下李珥跟身邊友人更清楚地表達了對雙方爭執的反省，李珥認為此時此際雙方互相使用「小人」這個字眼批評對手實為不當：

> 李海壽謂珥曰：「金孝元必是誤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心，故於經席，不分是非，朦朧啓達矣。」珥曰：「吾則以金爲好名之士而已，不至如君等作小人看也。[117]」

> 金宇顒見珥，頗有愛惜孝元之意，珥笑曰：「觀仁伯身上，有四等議論。一等則以爲小人，季涵（鄭澈字）輩言也；又一等以爲好名之士，我之言也；又一等以爲雖帶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則君輩之言也；又一等以爲無瑕之君子，此則渠之儕流之言也。一人而具四等題品，人各自是己見，莫可相通，以此做出許多紛爭。國綱、民瘼置之度外，惟汲汲務定是非，朝政自然紊亂，此亦天也。[118]」

李珥對於東人的領袖金孝元（1542－1590）並非完全沒有批評，亦稱其為「好名之士」，但也決不會直接斷定對方是所謂的小人。然而當時儒者間卻有四種品評論調，有說金孝元完全就是「無瑕之君子」；也有中間值：稱其為不夠完美的「好名」的「善人」；亦有最糟的評價：「小人」，可以說「各自是己見」各方判斷分裂成光譜的兩極，彼此之間完全「莫可相通」。於是雙方爭議越來越大，甚至開始把攻擊彼此當成首要任務，置國家朝廷大事

114 《宣修實錄》，卷 10，第 25 冊，宣祖 9 年（1576 年）2 月 1 日，頁 465。
115 〔朝鮮〕李珥：〈辭大司諫疏〉，《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7，頁 143。
116 〔朝鮮〕李珥：〈辭大司諫兼陳洗滌東西疏 己卯〉，《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7，頁 134-135。
117 《宣修實錄》，同註 114，頁 465。
118 《宣修實錄》，同註 114，頁 465。

於不顧，使得李珥深感痛心和無奈。

李珥一度因為自己的調停不被接受深感灰心：「吾今上說、下聒，皆不相信」、「決意去朝矣。[119]」而打算引退。但只要還在朝期間，李珥仍極力想要調停雙方。李珥深入說明，要大家脫離過往士禍的歷史陰影：

> 念國家自韓明澮以來，外戚多執權柄，蠹國病民，爲世大患，甚者至於魚肉士林。故外戚二字，士類視之有同豺虎鬼蜮，蹙頞相對者，有年數矣。[120]

> 許曄見珥曰：「近日之事，良可寒心。百年以來，外戚常執國柄，時人耳恬目習，以爲當然，一朝有年少之士，排抑外戚，故時人驚怪耳。」……曄之意，蓋以沈義謙爲外戚權奸，而朴淳輩皆因外戚而發身，故時論以孝元排斥外戚爲非也。[121]」

> 以此之故，公論裁之，出仁伯于外，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攻之太劇，此，前輩之罪也。如此論斷則得其情矣，自今以後，不相疑阻，坦懷處之，則更有何事？[122]

有儒者分析，此次東西分黨的爭執點之一，也是部分人批評西人的領袖沈義謙（1535－1587）「爲外戚權奸」，這正好觸動了儒者憂慮「小人」陷害君子引發士禍的歷史陰影。但李珥反覆強調，雙方領袖「皆士林之望」都是朝中的一時之選，雙方都有一定程度的才幹與道德高度，李珥雖然同理當時的儒者們對於具有類似外戚身份的人物有疑慮，但如果僅憑這點就「嫉之太甚；攻之太劇」，反而會導致雙方無法「不相疑阻，坦懷處之」，被害意識越發嚴重。整體士林若是無法脫離此種舊的被害意識和身份分類當中，最後的結果就是完全無法提出理想的「公論」，更無法形成「國是」：

> 人心之所同然者，謂之公論。公論之所在，謂之國是。國是者，一國之人，不謀而同是者也。非誘以利，非怵以威。而三尺童子，亦知其是者，此乃國是也。

119 同前註。
120 〔朝鮮〕李珥：〈辭大司諫兼陳洗滌東西疏 己卯〉，《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7，頁 136-137。
121 《宣修實錄》，同註 114，頁 465。
122 同前註。

今之所謂國是，則異於此。只是主論者自以爲是，而聞之者或從或違。[123]

在李珥看來，原本朝廷的「國是」，要以「公論」為基礎，公論則是大家「人心之所同然者」的共識。但宣祖朝儒者在此當下所謂的公論只是「自以爲是」，所提論點都是「若一主於東，而惟西是斥」[124]的偏見，幾乎也就是「黨論」了。

（三）李珥對朱熹思想的詮釋：「兩是兩非論」

為了化解東西雙方「一分為二」，李珥以中國古代史事為例，並重新詮釋朱熹思想，在理論高度上提出了所謂的「兩是兩非論」。如前所述，雖然朱熹思想也常使用二元對立的君子小人冰炭說，但另一方面，朱熹也提出過要懂得重視事情的複雜性和更具包容性的說法。朱熹詮釋《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章」時就提出了相關論述：

問「弘毅」。曰：「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人物也著得多。若著得這一箇，著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又曰：「若纔小著這心，便容兩箇不得。心裏只著得一箇，這兩箇便相挂礙在這裏，道理也只著得一說，事事都只著得一邊。」[125]

關於「弘毅」，朱熹把「弘」字的詮釋連結到是非爭議，強調儒者要有更寬廣、兩面性的觀察，要有包容大度的「心」可以「容兩箇」，不可「只著得一箇」、「只著得一說」、「只著得一邊」而僅有單邊、一元化的思考。

此外，朱熹詮釋《論語》「泰伯其可謂至德章」，同時肯定了歷史上兩個不同立場的彼此，一方面發揮了孔子肯定代表歸隱、忠於舊朝的伯夷、叔齊，同時間又肯定帶動改朝換代的商湯、武王：

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

123 〔朝鮮〕李珥：〈辭大司諫兼陳洗滌東西疏 己卯〉，《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7，頁 135-136。
124 〔朝鮮〕李珥：〈辭大司諫疏〉，《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7，頁 143。
12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35，頁 910。

> 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126]
>
>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127]

在朱熹對這幾個重要歷史人物的詮釋中，我們看到他同時肯定看似立場對立的雙方實際上有著共同的「心」，由此發揮了「常」與「變」之間「並行而不相悖」的「道理」，這些重兩面性、包容性的說法，都被李珥借用於化解黨爭。

為了化解東、西「一分為二」，李珥引用了朱熹對「弘」字的詮釋，以此分析當前朝鮮政局東、西兩派人就是一種「兩是兩非」的處境：

> 近日覽《朱子語類》，得一段議論，使人有省。其言曰：「在論語弘毅章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人物也著得多。若著得這一箇，著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今者，而見景涵輩胸中，只著得東一邊，不著西一邊，豈非不弘乎？……朱子之言，大中至正，無偏無頗，道理至此。然後乃爲直上直下，亭亭當當之正論耳。[128]

李珥宣稱受到朱熹的啟發，批評東西兩方「只著得東一邊，不著西一邊」的爭論，就是朱熹所批評的「不弘」和「偏頗」之說，根本並非朱熹期許的「大中至正」的「正論」之言。進而李珥也搬出了自己對中國歷史、人物的詮釋，既向宣祖進言，也向身邊的儒者大聲疾呼兩是兩非論：

> 天下之爭是非者，亦有兩是焉；武王伐紂，伯夷扣馬，此乃兩是也；亦有兩非焉，戰國諸侯之兵爭，此乃兩非也。若使義謙誤國，而東人攻之，則是非不喻而自定矣。何費辭說之有？今則不然，國家治亂，生民休戚，不係於義謙之進退。而明目張膽，必欲置之於小人之域者，果何見歟？竊觀時輩之意，不過欲防義謙再入之路，只加以小人之名，然後乃以和平處之。故其言曰：是非不可

12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35，頁 910。
127 同前註。
128 〔朝鮮〕李珥：〈答成浩原 己卯〉，《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11，頁 226。

不明白，處置不可不和平。此言似矣，而實無要領。[129]

李珥把朱熹同時肯定武王、伯夷的「兩是」，還有朱熹詮釋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130]的「兩非」，應用於批判那些想要入人於「小人之域」、「小人之名」的論述，李珥批評這些說法「實無要領」，再次強調東西兩邊該同情且有深度地互相理解彼此的「兩是兩非」。然而，遺憾的是，這些思想雖然由後見之明看來頗有意義；代表了朝鮮儒學思想傳統並非只有極端的二元對立框架。但在當時李珥的兩是兩非論並未被朝鮮儒者廣為接受，儒者們不管「國家治亂，生民休戚」，只高舉「是非不可不明白」的話術，導致東西之間終究「一分為二」，至此朝鮮黨爭便一發不可收拾。

不只李珥生活的宣祖一朝，朝鮮王朝政治似乎總是特別反對中間地帶和灰色空間。早從成宗朝、中宗朝初年就發生過類似「兩是兩非」的爭論：

如無兩是兩非之理，宜核是非，使國人曉然皆知是非之所在。[131]

事無兩是兩非，憲府是則諫院非矣，諫院是則憲府非矣。[132]

當時成宗朝的宰輔大臣和君主雖然沒有像是李珥這麼有理論高度去詮釋所謂的「兩是兩非論」具體為何，但也一度提出過兩是兩非的說法。然而，在特定儒者帶風向的影響下導致群情激憤，只承認具有單一是非標準的「公論」、「公議」，最後宰輔大臣只好乖乖認錯，自我否定了原本提出的兩是兩非說：

弘文館副修撰尹自任、著作奇遵上箚曰：「夫天下之事，是非而已，豈有一事而兩是兩非之理乎？」[133]

傳曰：「兩是之議，非出於今日，已往之事，不可追論。」[134]

---

129 〔朝鮮〕李珥：〈辭大司諫兼陳洗滌東西疏 己卯〉，《栗谷先生全書》，第 44 冊，卷 7，頁 135-136。
130 〔宋〕朱熹：《點校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4，盡心章句下，頁 364。
131 《成宗實錄》，卷 223，第 11 冊，成宗 19 年（1488 年）12 月 24 日，頁 423。
132 《中宗實錄》，卷 12，第 14 冊，中宗 5 年（1510 年）11 月 27 日，頁 479。
133 《中宗實錄》，卷 24，第 15 冊，中宗 11 年（1516 年）3 月 12 日，頁 152。
134 《中宗實錄》，卷 24，第 15 冊，中宗 11 年（1516 年）3 月 11 日，頁 152。

透過以上不論是宣祖朝，或者更早的成宗、中宗朝的幾場政治是非爭論，比起說朱子學會激起黨爭，也許這種朝鮮政治論述上特別有善惡、是非二元對立的特色，根本不容許所謂的帶有包容論色彩的兩是兩非說，才是不斷激發士禍、黨爭的更關鍵原因。

即便宣祖國王也曾認可李珥的兩是兩非論；18 世紀朝鮮的實學儒者崔漢綺（1803—1879）也曾發揮李珥的這些相關思想：

> （宣祖：）天下果無兩是兩非之理乎？此所以有以燕伐燕之教者也。其曰：無兩非之事者。此是偏論也。[135]

> 好說人之是非者，輒曰：一是則一非，一非則一是，無有兩是者。雖有各自當之說，必使一歸于非。……然人言之發，各因所習與所見，則言雖不同，而俱合於天人之宜者，又有俱違於天人之道者。是所謂兩是兩非也。[136]

宣祖認為不接受兩非說法之人所提的是「偏論」；後世儒者崔漢綺也曾發揮李珥的兩是兩非思想，強調若只看表面，「是非」問題才會只有單方、一元的結果，但如果探究「本原」，就可以發現「兩是兩非」。崔漢綺可以說更深入地闡述了李珥的論點。然而，比起願意接受「兩是兩非」的可能，如前所述，朝鮮王朝的現實政局更多的是往「單一是非」的方向發展，這樣的思考模式持續影響了宣祖朝以下超過百年的政爭，讓黨爭日趨嚴重。甚至即便在壬辰戰爭期間，宣祖朝的黨爭也並未止息。這真的就是李珥生前深深憂慮的置「國家治亂、生民休戚」於不顧。

檢視李珥藉由重新詮釋朱熹思想提出的「兩是兩非論」，我們觀察到朝鮮黨爭的爆發，並非是因為朝鮮儒者均以朱子學為尊，更是由於朝鮮儒者在士禍的陰影下，刻意操作宋儒以降的「君子小人冰炭說」和「君子受害敘事」，由此強調君子小人之間必然相互毀滅而無法共存，導致政見不同的雙方處於完全無法調和的困境。朝鮮儒者這種類似病態二元論的論述，易於將不同立場的雙方直接「一分為二」，將對手或政敵直接定位為所謂的小人，或者更甚的亂賊、亂黨，雙邊互相成了不可調解、無法包容的「他者」。由此便不斷生產出各種激烈的黨爭。

---

135 《宣祖實錄》，卷 125，第 24 冊，宣祖 33 年（1600 年）5 月 23 日，頁 73。

136 〔朝鮮〕崔漢綺：〈是非本原〉，《推測錄》，收入於〔朝鮮〕崔漢綺：《增補明南樓叢書（第一冊）》（首爾特別市：大東文化研究院，2002），頁 197。

四、結論

本文借用了「受害者心態」概念，觀察 16 世紀的朝鮮儒者由於受到士禍歷史陰影的影響，不斷地倡議「君子小人冰炭說」、「君子受害敘事」，讓己方與政治對手之間處於最終將互相毀滅的恐懼之中。導致雙方的極度不相容，沒有任何調和的可能與空間。

一旦此種君子小人冰炭說被啟動，即便日後大儒李珥以所謂的「兩是兩非論」嘗試調停也無濟於事。極端對立的君子小人冰炭說，成為了朝鮮王朝的政治發展的重要特色，此中過程，也讓我們可以觀察到朝鮮政治史上如何發生了一種由「士禍」到「黨爭」的變化。朝鮮政治鬥爭中操作的君子小人之辨，也可與當代西方學者所說的「病態二元論」相參照。在現、當代多元論思潮的反省之下，這類在東亞古代歷史上屢次出現的二元對立值得我們警惕。時至壬辰戰爭期間，宣祖朝「一分為二」的黨爭也並未止息，正如李珥生前深深憂慮的置「國家治亂、生民休戚」於不顧。這些極端對立對公眾整體帶來的傷害，使我們更理解到劉子健先生所謂的「包容政治」所具有的正面價值與意義。最後，李珥的「兩是兩非論」雖然在其時代是功敗垂成，但只要不以成敗論英雄，仍有思想上的高度，映照出東亞古代儒家思想裡非一元論的可能。也讓我們深思，從古至今，諸多不同政治立場、相異宗教理念的歷史人物之間，是否都該更努力嘗試實現「道不同而相為謀」[137]的溝通與合作。

[137] 詳見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臺北：臺灣商務，2021），頁 175。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註：《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宋〕李燾著：《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朝鮮〕李珥：《栗谷全書》，《韓國文集叢刊（第 44、45 輯）》，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 年。
〔朝鮮〕崔漢綺：《增補明南樓叢書（第一冊）》，首爾：大東文化研究院，2002 年。
〔朝鮮〕李建昌：《黨議通略》，首爾：自由文庫，1998 年。
〔韓〕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首爾：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影印《金櫃秘本》年。

二、近人論著

Arlin Cuncic, “What Is a Victim Mentality?,” *Verywell Mind*：https://www.verywellmind.com/what-is-a-victim-mentality-5120615 (accessed April 04, 2023).
Halperin, Eran, and Daniel Bar-Tal. “Socio-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Peace Making: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within the Israeli Jewish Socie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5 (2011).
Royal, Sue Veres. “Fear, Rhetoric, and the ‘“Other.”’” *Race/Ethnicity: Multidisciplinary Global Contexts* 4.3 (2011).
Yang, Kuisong, and Sheng Mao. “Unafraid of the Ghost: The Victim Mentality of Mao Zedong and the Two Taiwan Strait Crises in the 1950s.” *China Review* 16.1 (2016).
〔日〕田中俊明編：《朝鮮の歴史 : 先史から現代》，京都：昭和堂，2008 年。
〔日〕石井壽夫：〈後期李朝黨爭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一）：後期李朝理學至上主義國家社會の消長よりみたる〉，《社会経済史学》10 卷 6 號，1940 年 9 月。
〔日〕吾妻重二：〈朱子學的知識體系及其在東亞的普遍意義〉，《廈門大學學報》，2015 年

第 1 期。
〔日〕姜在彥：《朝鮮儒教の二千年》，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01 年。
〔日〕高橋亨等著；黃崇修等譯：《韓國儒學日文研究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21 年。
〔日〕權純哲：〈高橋亨的朝鮮思想史研究〉，收入於林月惠、李明輝編：《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 年。
〔美〕包弼德：《歷史上的理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
〔美〕田　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增訂版)》，臺北：允晨文化，2008 年。
〔美〕安樂哲：《經典儒學核心概念》，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 年。
〔美〕狄百瑞著；李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臺北：聯經出版，1983 年。
〔美〕強納森・薩克斯，Jonathan Sacks 年。著；朱怡康譯：《毋以神為名》，臺北：奇點出版，2019 年。
〔韓〕김영수:〈조선 공론정치의 이상과 현실(1): 당쟁발생기 율곡 이이의 공론정치론을 중심으로(朝鮮公論政治的理想與現實(一):以黨爭發生期《李珥的公論政治論》爲中心)〉,《韓國政治學會報》第 39 卷 5 號，2005 年。
〔韓〕김영수 :〈조선 공론정치의 이상과 현실（2）: 당쟁발생기 율곡 이이의 공론정치론을 중심으로(朝鮮公論政治的理想與現實（2）:以黨爭發生期《李珥的公論政治論》爲中心〉,《韓國政治研究》第 28 卷 1 號，2019 年。
〔韓〕尹絲淳：〈序言 民族與思想〉，收入於〔韓〕民族與思想研究會編；姜日天等譯：《四端七情論》，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9 年。
〔韓〕尹絲淳著；邢麗菊等譯：《韓國儒學史 ： 韓國儒學的特殊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
〔韓〕李丙燾著；許宇成譯：《韓國史新論》，臺北：正中書局，1961 年。
〔韓〕李成茂：〈黨爭的昨日今時〉，收入朝鮮社會研究會主編；游芯歆譯：《朝鮮王朝面面觀（修訂一版） 》，臺北：永望出版社，2021 年。
〔韓〕李相佰：《韓國史（近世前期篇)》，首爾：乙酉出版社，1964 年。
〔韓〕李基白著；林秋山譯：《韓國史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 年。
〔韓〕金鍾德：〈李朝黨爭에 관한 社會學的 ——研究 ：「黨議通略」의 갈등분석을 중심으로 일지사〉,《韓國學報》第 24 輯，1981 年。
〔韓〕金駿錫：〈朝鮮時代的朱子學與兩班政治〉,《韓國中世儒教政治思想史論 I》,首爾：지식산업사，2005 年。

〔韓〕金駿錫：〈蕩平策的實施背景〉，《韓國中世儒教政治思想史論 II》，首爾：지식산업사，2005 年。

〔韓〕姜周鎮：《李朝黨爭史研究》，漢城：漢城大學校出版部，1971 年。

〔韓〕崔英辰著；邢麗菊譯：《韓國儒學思想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 年。

〔韓〕張志淵：《朝鮮儒教淵源》，漢城：亞細亞文化，1922 年。

〔韓〕薛錫圭：《朝鮮時代儒生上疏와公論政治》，首爾：선인，2002 年。

〔韓〕이정철：〈선조 대 '동서분당' 전개의 초기 양상 - 이이를 중심으로(宣祖時代「東西分黨」的展開樣貌——以李珥為中心)，《民族文化》第 43 卷，2014 年。

〔韓〕이정철：〈선조 대 당쟁의 양상과 전개 양상(宣祖時代黨爭的型態和展開樣貌〉，《藏書閣》第 28 輯，2012 年。

尹鉉哲、劉吉國：〈關於朝鮮前期儒學思想分化與黨爭起源〉，《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5 期。

王　臻：〈朝鮮王朝時代的派系黨爭問題探析〉，《貴州社會科學》，2021 年 8 期。

王桐齡：《中國歷代黨爭史》，上海：上海書店，2012 年。

王德毅：〈宋代史家的唐史學〉，《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50 期，1999 年 6 月。

甘懷真：〈從儒學在東亞到東亞儒學：東亞儒學研究計畫的省思〉，《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 期，2011 年 12 月。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冊)》，臺北：允晨文化，2003 年。

吳展良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年。

林月惠：《異曲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年。

侯道儒：〈司馬光《太玄集注》中的君子與小人〉，《臺大歷史學報》58 期（2016 年 12 月)。

姜智恩：《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臺北：聯經出版，2020 年。

洪　軍：《朱熹與栗谷哲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

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

張琬瑩：〈王安石《詩經新義》的「君臣」與「君子小人」觀〉，《東吳中文研究集刊》18 期（2012 年 10 月)。

陳　來：〈中、日、韓三國儒學的歷史文化特色〉，《近世東亞儒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

———：《東亞儒學九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2008 年。
黃克武：《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臺北：臺灣商務，2021 年。
黃俊傑：〈儒學的脈絡性轉換與東亞思想交流史〉，收入黃俊傑、安藤隆穗合編：《東亞思想交流史中的脈絡性轉換》，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1 年。
———：《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6 年。
黃修志：〈朝鮮王朝的「哈姆雷特時刻」及對華觀念的「冰山性」〉，《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 3 期）。
楊祖漢：〈韓儒鄭三峰的闢佛論〉，《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59 卷 1 期（2014 年 3 月）。
蒲笑微：〈朝鮮朝與明朝黨爭特徵之比較〉，《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年。》，2015 年第 2 期。
趙宗正主編：《儒學大辭典》，濟南：山東友誼，1995 年。
劉子健：〈包容政治的特點〉，收入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二版）》，臺北：聯經出版，2022 年。
劉紀蕙：《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臺北：聯經出版，2020 年。
樂愛國：〈朱熹解《論語》中的「君子」「小人」〉，《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3 期）。
樂愛國：〈歷代對《論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讀——以朱熹的詮釋為中心〉《社會科學研究》（2021 年第 6 期）。
樊樹志：《重寫晚明史[2]：朝廷與黨爭》，北京市：中華書局，2018 年。
蔡至哲：〈朝鮮君臣對朱熹〈與留丞相書〉詮釋爭議之分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8 期（2017 年 12 月）。
———：《中韓儒者的秩序追求》，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22 年。
鄭　琪：〈卡爾·施米特:政治、敵人與人性〉，《浙江學刊》，2012 年 3 期。

WORKS CITED

Ames, Roger T. *Jingdian ruxue hexin gainian* [*Core Concepts of Classical Confucianism*]. Shangwu yinshuguan, 2021.

Azuma, Juji. "Zhuzixue de zhishi tixi jiqi zai Dongya de pubian yiyi" ["The Epistemological System of Zhu Xi's Philosophy and It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in East Asia"]. *Xiame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no. 1, 2015.

Bol, Peter K. *Lishi shang de lixue*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2010.

Cai, Zhizhe. "Chaoxian junchen dui Zhu Xi 'Yu Liu chengxiang shu' quanshi zhengyi zhi fenxi"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pretative Controversies Among the Joseon Ruler and Ministers Over Zhu Xi's 'Letter to Chancellor Liu'"]. *Taiwan Shida lishi xuebao* [*Historical Inquiry, NTNU*], no. 58, 2017.

Cai, Zhizhe. *Zhong Han ruzhe de zhixu zhuiqiu* [*The Pursuit of Order by Chinese and Korean Confucians*]. Xinwenfeng chubanshe, 2022.

Chen, Lai. *Dongya ruxue jiulun* [*Nine Essays on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2008.

Chen, Lai. "Zhong, Ri, Han sanguo ruxue de lishi wenhua tes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Jinshi Dongya ruxue yanjiu* [*Studies on Early Modern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18.

Choe, Han-gi. *Jeungbo Myeongnamnu chongseo (je 1 chaek)* [*Expanded Book Series of Myeongnamnu (Vol. 1)*]. Daedong munhwa yeonguwon, 2002.

Choe, Yeong-jin. *Hanguo ruxue sixiang yanjiu* [*A Study of Korean Confucian Thought*]. Translated by Liju Xing, Dongfang chubanshe, 2008.

Cuncic, Arlin. "What Is a Victim Mentality?" *Verywell Mind*, www.verywellmind.com/what-is-a-victim-mentality-5120615.

de Bary, Wm. Theodore. *Zhongguo de ziyou chuantong*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Translated by Hongqi Li, Lianjing chuban, 1983.

Fan, Shuzhi. *Chongxie wan Ming shi [2]: Chaoting yu dangzheng*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Ming [2]: The Court and Factional Strife*]. Zhonghua shuju, 2018.

Gan, Huaizhen. "Cong ruxue zai Dongya dao Dongya ruxue: Dongya ruxue yanjiu jihua de xingsi" ["From Confucianism in East Asia to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Reflections on the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Research Project"]. *Dongya guannian shi jik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no. 1, 2011.

Halperin, Eran, and Daniel Bar-Tal. "Socio-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Peace Making: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within the Israeli Jewish Socie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8, no. 5, 2011.

Hong, Jun. *Zhu Xi yu Ligu zhexue bijiao yanjiu*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hilosophies of Zhu Xi and Yulgok*].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3.

Hou, Daoru. "Sima Guang *Taixuan jizhu* zhong de junzi yu xiaoren" ["Gentlemen and Petty Men in Sima Guang's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the Taixuan*"]. *Taida lishi xuebao* [*Historical Inquiry*], no. 58, 2016.

Huang, Junjie. *Dechuan Riben "Lunyu" quanshi shi lun* [*A History o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nalects in Tokugawa Japan*].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06.

Huang, Junjie. "Ruxue de mailuoxing zhuanhuan yu Dongya sixiang jiaoliu shi" ["The Contextual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History of Ideologic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Dongya sixiang jiaoliu shi zhong de mailuoxing zhuanhuan* [*Contextu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Ideological Exchange*], edited by Junjie Huang and Takaho Ando,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21.

Huang, Kewu. *Hu Shi de duncuo: Ziyou yu weiquan chongzhuang xia de zhengzhi jueze* [*The Setbacks of Hu Shi: Political Choices under the Collision of Freedom and Authoritarianism*].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2021.

Huang, Xiuzhi. "Chaoxian wangzhao de 'Hamuleite shike' ji dui Hua guannian de 'bingshanxing'" ["The 'Hamlet Moment' of the Joseon Dynasty and the 'Iceberg Nature' of Its Concept of China"]. *Fud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3, 2020.

Ishii, Hisao. "Kōki Richō dōsōshi ni tsuite no ichi kōsatsu (ichi): Kōki Richō rigaku shijō shugi kokka shakai no shōchō yori mitaru"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Factional Struggles in the Late Yi Dynasty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Confucian Supremacist National Society in the Late Yi Dynasty"]. *Shakai keizai shigaku* [*Socio-Economic History*], vol. 10, no. 6, 1940.

Jang, Ji-yeon. *Joseon yugyo yeonwon* [*The Origins of Joseon Confucianism*]. Asea munhwasa, 1922.

Jiang, Zhien (Kang Ji-eun). *Bei wudu de ruxue shi: Guojia cunwang guantou de sixiang, shiqi shiji Chaoxian ruxue xinlun* [*A Misread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Thought at the Crossroads of National Survival, a New Treatise on 17th Century Joseon Confucianism*]. Lianjing chuban, 2020.

Kang, Jae-eun. *Chōsen jukyō no nisen nen* [*Two Thousand Years of Korean Confucianism*]. Asahi Shimbun Shuppan, 2001.

Kang, Ju-jin. *Ijo dangjaengsa yeongu*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Factional Strife in the Yi Dynast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1.

Kim, Jong-deok. "Ijo dangjaeng-e gwanhan sahoehakjeok yeongu: 'Dangui tongnyak'-ui galdeung bunseok-eul jungsim-euro" ["A Sociological Study on Factional Strife in the Yi Dynasty: Focusing on Conflict Analysis in the 'Dangui Tongnyak'"]. *Hangukhakbo*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 24, 1981.

Kim, Jun-seok. "Chaoxian shidai de Zhuzixue yu liangban zhengzhi" ["Zhu Xi's Philosophy and Yangban Politics in the Joseon Period"]. *Hanguk jungse yugyo jeongchi sasangsa-ron I*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Korean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I*], Jisik Saneopsa, 2005.

Kim, Jun-seok. "Tangpingce de shishi beij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ngpyeong Policy"]. *Hanguk jungse yugyo jeongchi sasangsa-ron II*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Korean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II*], Jisik Saneopsa, 2005.

Kim, Young-soo. "Joseon gongnon jeongchiui isang-gwa hyeonsil (1): Dangjaeng balsaenggi Yulgok Ii-ui gongnon jeongchiron-eul jungsim-euro"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Public Opinion Politics in Joseon (1): Focusing on Yulgok Yi I's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Politics During the Genesis of Factional Strife"]. *Hanguk jeongchi hakhoebo*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9, no. 5, 2005.

Kim, Young-soo. "Joseon gongnon jeongchiui isang-gwa hyeonsil (2): Dangjaeng balsaenggi Yulgok Ii-ui gongnon jeongchiron-eul jungsim-euro"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Public Opinion Politics in Joseon (2): Focusing on Yulgok Yi I's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Politics During the Genesis of Factional Strife"]. *Hanguk jeongchi yeongu* [*Journal of Korean Politics*], vol. 28, no. 1, 2019.

Kwon, Sun-cheol. "Takahashi Toru de Chaoxian sixiang shi yanjiu" ["Takahashi Toru'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Korean Thought"]. *Takahashi Toru yu Hanguo ruxue yanjiu* [*Takahashi Toru and Studies on Korean Confucianism*], edited by Yuehui Lin and Minghui Li,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5.

Le, Aiguo. "Lidai dui *Lunyu* 'junzi he er bu tong, xiaoren tong er bu he' de jiedu: Yi Zhu Xi de quanshi wei zhongx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entleman Seeks Harmony but Not Uniformity, the Petty Man Seeks Uniformity but Not Harmony' in the *Analects*: Centered on Zhu Xi's Interpretation"]. *Shehui kexue yanjiu*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o. 6, 2021.

Le, Aiguo. "Zhu Xi jie *Lunyu* zhong de 'junzi' 'xiaoren'"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Gentlemen' and 'Petty Men' in the *Analects*"]. *Jiangn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Jiang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3, 2020.

Lee, Jeong-cheol. "Seonjo dae dangjaeng-ui yangsang-gwa jeongae yangsang" ["The Aspect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Factional Strife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Seonjo"]. *Jangseogak* [*Jangseogak Archives*], vol. 28, 2012.

Lee, Jeong-cheol. "Seonjo dae 'dongseo bundang' jeongaeui chogi yangsang: Ii-reul jungsim-euro" ["The Early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West Division'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Seonjo: Focusing on Yi I"]. *Minjok munhwa* [*National Culture*], vol. 43, 2014.

Lee, Ki-baik. *Hanguo shi xinlun* [*A New History of Korea*]. Translated by Qiushan Lin, Guoli bianyiguan, 1985.

Lee, Sang-baek. *Hanguksa (geunse jeongi pyeon)* [*History of Korea (Early Modern Period)*]. Eulyoo Munhwasa, 1964.

Lee, Seong-mu. "Dangzheng de zuori jinshi" ["Factional Strife: Past and Present"]. *Chaoxian wangzhao mianmianguan (xiuding yiban)*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Joseon Dynasty (Revised 1st Edition)*], edited by Chaoxian shehui yanjiuhui, translated by Xinxin You, Yongwang chubanshe, 2021.

Li, Jingde, editor. *Zhuzi yulei* [*Classified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Zhu*]. Zhonghua shuju, 1986.

Li, Tao. *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 [*Extended Continua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Aid of Governance*]. Zhonghua shuju, 2004.

Lin, Yuehui. *Yiqu tongdiao: Zhuzixue yu Chaoxian xinglixue* [*Different Tunes with Equal*

Excellence: Zhu Xi's Philosophy and Joseon Neo-Confucianism].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10.

Liu, Jihui (Joyce C.H. Liu). *Yi fen wei er: Xiandai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de zhexue kaojue xue* [*Dividing One into Two: A Philosophical Excav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Lianjing chuban, 2020.

Liu, Zijian (James T.C. Liu). "Baorong zhengzhi de tedi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ve Politics"]. *Liang Song shi yanjiu huibian (er ban)* [*Collecte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Two Song Dynasties (Second Edition)*], Lianjing chuban, 2022.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Joseon wangjo sillok*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Joseon Dynas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1955-1958. Reprint of *Geumgwe bibeon*.

Pu, Xiaowei. "Chaoxian chao yu Ming chao dangzheng tezheng zhi bijiao" ["A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ctional Strife in the Joseon Dynasty and the Ming Dynasty"]. *Yanbi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2, 2015.

Royal, Sue Veres. "Fear, Rhetoric, and the 'Other'." *Race/Ethnicity: Multidisciplinary Global Contexts*, vol. 4, no. 3, 2011.

Sacks, Jonathan. *Wu yi shen wei ming* [*Not in God's Name*]. Translated by Yikang Zhu, Qidian chuban, 2019.

Seol, Seok-gyu. *Joseon sidae yusaeng sangso-wa gongnon jeongchi* [*Memorials by Confucian Scholars and Public Opinion Politics in the Joseon Period*]. Seonin, 2002.

Sima, Guang, ed., and Sanxing Hu, annotator. *Zizhi tong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Aid of Governance*]. Guji chubanshe, 1956.

Sun, Weiguo. *Cong "Zun Ming" dao "Feng Qing": Chaoxian wangzhao dui Qing yishi zhi shanbian, 1627-1910* [*From "Revering Ming" to "Serving Q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Joseon Dynasty's Consciousness Towards the Qing, 1627-1910*].

Takahashi, Toru, et al. *Hanguo ruxue Riwen yanjiu lunji* [*Collec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on Korean Confucianism*]. Translated by Chongxiu Huang et al.,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2021.

Tanaka, Toshiaki, editor. *Chōsen no rekishi: Senshi kara gendai* [*History of Kore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Shōwadō, 2008.

Tillman, Hoyt Cleveland. *Zhu Xi de siwei shijie (zengding ban)* [*Zhu Xi's World of Thought*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Yunchen wenhua, 2008.

Tuotuo, et al. *Song shi* [*History of Song*]. Zhonghua shuju, 1977.

Wang, Deyi. "Songdai shijia de Tang shi xue" ["Song Dynasty Historians' Studies of Tang History"]. *Guoli Taiwan daxue wenshi zhexue bao* [*Bulleti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50, 1999.

Wang, Tongling. *Zhongguo lidai dangzheng shi* [*History of Factional Strife in Chinese Dynasties*]. Shanghai shudian, 2012.

Wang, Zhen. "Chaoxian wangzhao shidai de paixi dangzheng wenti tanxi" ["An Analysis of Factional Strife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Guizhou shehui kexue*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no. 8, 2021.

Wu, Zhanliang, editor. *Dongya jinshi shijieguan de xingcheng* [*The Formation of Early Modern Worldviews in East Asia*].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07.

Yang, Kuisong, and Sheng Mao. "Unafraid of the Ghost: The Victim Mentality of Mao Zedong and the Two Taiwan Strait Crises in the 1950s." *China Review*, vol. 16, no. 1, 2016.

Yang, Zuhan. "Han ru Zheng Sanfeng de pi Fo lun" ["The Korean Confucian Jeong Sambong's Discourse on Refuting Buddhism"]. *Shida xuebao: Yuyan yu wenxue lei*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vol. 59, no. 1, 2014.

Yi, Byeong-do. *Hanguo shi xinlun* [*A New History of Korea*]. Translated by Yucheng Xu, Zhengzhong shuju, 1961.

Yi, Geon-chang. *Dangui tongnyak* [*Comprehensive Outline of Factional Discussions*]. Jiyu mungo, 1998.

Yi, I. *Yulgok jeonseo* [*Complete Works of Yulgok*]. *Hanguk munjip chonggan*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Korean Literary Works*], vols. 44-45,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1999.

Yin, Xuanzhe, and Jiguo Liu. "Guanyu Chaoxian qianqi ruxue sixiang fenhua yu dangzheng qiyuan"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and the Origins of Factional Strife in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Yanbi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Yanbi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5, 2019.

Youn, Sa-soon. *Hanguo ruxue shi: Hanguo ruxue de teshuxing* [*History of Korean Confucianism: The Distinctiveness of Korean Confucianism*]. Translated by Liju Xing et al., Renmin chubanshe, 2017.

Youn, Sa-soon. "Xuyan: Minzu yu sixiang" ["Preface: Nation and Thought"]. *Siduan qiqing lun*

[*Treatise on the Four Beginnings and Seven Emotions*], edited by Minzu yu sixiang yanjiuhui, translated by Ritian Jiang et al.,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jiusuo, 2019.

Yu, Yingshi. *Zhu Xi de lishi shijie: Songdai shidaifu zhengzhi wenhua de yanjiu (shang, xia ce)* [*Zhu Xi's Historical World: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ng Dynasty Literati (Vols. 1 & 2)*]. Yunchen wenhua, 2003.

Zhang, Wanying. "Wang Anshi *Shijing xinyi* de 'jun chen' yu 'junzi xiaoren' guan" ["Views on 'Ruler and Minister' and 'Gentlemen and Petty Men' in Wang Anshi's *New Meanings of the Book of Odes*"]. *Dongwu Zhongwen yanjiu jikan* [*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18, 2012.

Zhao, Zongzheng, editor. *Ruxue da cidian* [*A Great Dictionary of Confucianism*]. Shandong youyi chubanshe, 1995.

Zheng, Qi. "Kaer Shimite: Zhengzhi, diren yu renxing" ["Carl Schmitt: Politics, Enemy, and Human Nature"]. *Zhejiang xuekan*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 3, 2012.

Zhu, Xi. *Zhuzi wenji* [*Collected Writings of Master Zhu*]. Edited by Junmin Chen, Defu wenjiao jijinhui, 2000.